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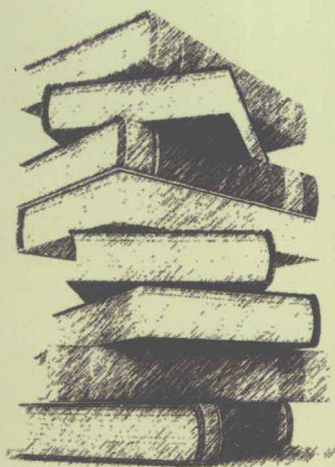
纪念建军八十五周年

黑土地军事文学长篇小说卷

白山出版社

不事

李能◎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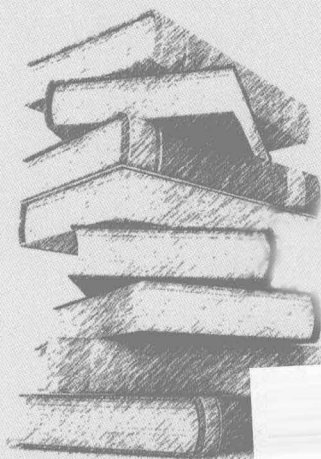
纪念建军八十五周年

黑土地军事文学长篇小说卷

1964—1996
白山出版社

不事

李能◎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干事 / 李能著. — 沈阳: 白山出版社, 2012. 3
(纪念建军八十五周年·黑土地军事文学长篇小说卷)
ISBN 978-7-5529-0151-1

I. ①干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039793号

出版发行: 白山出版社
地 址: 沈阳市沈河区二纬路23号
邮 编: 110013
电 话: 024-28888689
电子信箱: baishan867@163.com
责任编辑: 韩 光
装帧设计: 王 琪
责任校对: 周启明
印 刷: 东煤地质局沈阳印刷厂
成品尺寸: 165 × 235
印 张: 10.25
字 数: 150千字
版 次: 2012年3月第一版
印 次: 2012年3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5529-0151-1
定 价: 125.00元 (全五册)

1

我叫皮加，今年26岁，是军分区政治部的一名干事。三年前，我还在基层连队当排长，能走上今天这个岗位，挺不容易的。当初，我做梦都没有想到，会到师一级的政治部工作。

那时候，我军校刚刚毕业，和许多年轻人一样，怀着大干一番事业的梦想，准备在基层一展身手。我太想出人头地了，我爹我娘整日盼着我能在部队混出个人模狗样来，好给我爹制造一点吹牛炫耀的资本。可是谁能料到，我来到的这个连队，是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，孤零零的一座营房矗立在半山腰的一块平地上，方圆数十公里没有人烟。白天还好，可以看看青山绿水，或者走进森林深处寻些蓝莓、红豆之类的野果解馋。到了晚上，就无以度日了。这里没有长明电，天黑下来，连队那台老式柴油发电机暴躁地叫唤着，发出的电晃晃悠悠的很不稳定，就像灯泡得了癫痫，一闪一闪的。就寝号一响，发电机准时熄火，昏暗的灯光轰然一灭，整座营房顿时陷入无边的黑洞。如果有几只星星挂在天上，尚存一点生机。倘若是乌云满布的阴天，四周被高高低低的山影笼罩，加上呼号的山风，定是一个难熬之夜。

况且老兵不只一次说过，这地方经常有黑熊、狼崽出没，晚上站岗，那只毛手会突然搭在你肩上，或者舔你一口，或者咬你的脖子，弄不好把小命都给搭上了，说得令人毛骨悚然、汗发直竖。我晚上出来解

手，没等完全利索，便抖落抖落提着裤子往回跑，生怕遇到“活”的。分到这个蹩脚的地方，什么理想抱负全都化为灰烬，心高气盛的干劲荡然无存。在这个地方干工作，这辈子注定平庸无奇，我恨不得明天就离开这个鬼地方。

可是，我没有决定自己出路的权力，我是地地道道吃公饭的人，我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和未来，我必须毫无保留地把自己交给组织，接受组织的挑选。组织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，组织不让你干什么，你就不能干什么，别无选择。

那一段日子里，我成天苦思冥想，如何才能跳出这个苦海。这鬼地方实在不敢恭维，我一天都待不下去了，说我不求上进也好，说我无可救药也罢，总之，这个地方我是领教够了。从那时起，我就开始设想一条出路，一条能够让自己远离这个地方的出路。

当时部队工资待遇远不及地方，和我岁数差不多的地方干部，人家一个月开500多块，我只能领到300多块，因此，“离开边防到内地，离开基层到机关，离开部队到地方”的三离思想很有市场。受这个背景的影响，上级机关严格控制干部调出，边防连队干部想调离边防，比登天还难，更别说转业。而且上级有明文规定，年轻干部至少要干满8年。这个消息如一记重炮，彻底将我摧成齑粉。我怎么这么倒霉，全校500多名毕业学员，独独把我分到这个鬼地方。人要是点儿背，喝凉水都塞牙缝。

幸亏我是一个善于打发寂寞的人，正因为我不甘寂寞，促使我以后捞到很多好事，否则，我将无以度日了。真的，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，一闲下来，就猫抓肝似的难受。小时候就是这样，见什么都想尝试尝试，若干年以后，这种性格一直不改。比如，看见别人捧把吉他，就想伸手扒拉两下，它是怎样发出动静的？为什么弹出来这么好听？都要刨根问底。当兵以后，手里攒了点钱，也憋不住买了一把，是红棉牌的，这在当时相当走俏，不仅外型好看，指板压着舒服，关键是声音发脆，跟叮咚山泉似的悦耳。

有了这把吉他，我仿佛找到了新的精神寄托。我的班长是弹琴高

手，他会弹分解和弦，还会弹一些小曲，我就天天缠着他教我弹琴。为了哄他开心，我隔三差五到军人服务社给他买盒烟卷。其实那时候没什么好烟，三五毛钱一盒的那种，还殷勤地给他点火，把他弄得十分舒坦。班长一舒坦，就很卖力气地教我弹琴。基本指法学会以后，我就在背地里偷摸练。后来，我又买了一本吉他教程，跟着课本自学。我有这份恒心壮志，我不怕吃苦，年轻人吃点苦算什么。古人不是说吗，吃得苦中苦，方得甜上甜。在这种精神促动下，我的弹艺突飞猛进，到了我自己都不相信的程度。

分到这个鬼地方，这把吉他理所当然地和我形影相随。每天晚饭过后，我就抱这把吉他，坐在营房后的一棵树墩上，轻一下重一下地蹂躏它。我实在找不到更好的消遣方式，在这荒无人烟的鬼地方，想找点乐子都这么困难。弹琴算是最好的乐子。有时候心里烦躁，就对着琴弦横扫，权把它当做撒气的物件，让它发出痛苦嘈杂的声音，这样心里才会好受一些。当然也有温柔的时候，比如碰上风和日丽的好天，或者收到秦芳甜蜜的来信，我会弹《爱的罗曼史》、《瑶族舞曲》等一些古典曲目，这时候，心会放得很静，什么都不去想，自我陶醉在浪漫的曲目里。可是，这种时候实在是太少了，我们每天除了训练就是干活。连队边上有一块菜地，天天不是除草就是浇水，到点上工，到点返回，循环往复，有点像农村里的生产队。我堂堂的一个军校毕业生，天天和土疙瘩打交道，好心情从哪里来？没有好心情，干什么都有了无兴趣，就拼命地给秦芳写信，告诉她我在这里是多么的度日如年。

说起秦芳，她是我军校时的女友，人长得非常漂亮，关于我们俩的爱情故事，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邂逅，等以后有机会再慢慢道来。现在还是说说我这里的生活。

我说过，我的吉他弹得好，用行云流水来形容我的弹技，一点也不自吹自擂，为了练好吉他，指尖上的老茧脱了一层又一层，手指头都被磨平了，而且尤其擅长弹古典音乐。真的，我每操起吉他，就会有几个

战士围过来，捧着下巴认真入迷地听我弹琴，这时我的心里多少会泛起一些自豪。

说起来真让人伤感，整个连队就我这么一把吉他，找不到第二件乐器。战士什么乐子都没有，闲着没事，就在地上画一张棋盘，用石子和树枝玩“老和尚上山”或者“憋死你”之类的土棋。连队有了我这把吉他，战士就像看新鲜似的，整天央我弹曲，完了，一名战士还小心翼翼抚了一下琴柄。看他爱屋及乌的样子，我的眼泪差点流了出来。我说：“你们喜欢玩，就拿去玩吧。”说完，撂下吉他独自走了。

大家见我这么慷慨，便不再有什么顾虑，你扒拉一下，我扒拉一下，都想过过瘾。看战士拿它当稀罕，我睁只眼闭只眼，从来不去索要，只是告诉他们别弄坏了就行。这把吉他就在连队各班传来传去，成为大家的公共玩物。有时我到班里串门，战士见我就说：“排长，来一曲。”我毫不推辞，捧起吉他就来上一段。听完，战士就说：“排长，教教我们。”我就教他们如何弹“哆来咪发嗦拉席”，如何弹各式各样的和弦。看到战士乐呵呵的样子，我心里特别舒坦。

战士把吉他拿走了，我寄寓其中的欢乐便没有了，我必须找到一份新的欢乐来打发那颗不甘寂寞的心灵。可是，在这深山老林里，在这连电视都看不上几个台的连队，能有什么乐子可以聊以自慰？一时间，我像一只关在屋里的绿豆苍蝇，东奔西撞，把自己撞得头昏眼花，愣是找不到飞出去的门。我在心里合计，皮加呀皮加，你的命咋就这么苦，你的点儿咋就这么背，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鬼地方？什么时候才能和秦芳相见？

2

一天休息日，我闲着没事，心里憋得难受。操场上有帮战士呼号喊叫地在打篮球，可我生来不喜欢运动，特别是大耗能的运动更不愿掺和，出一身臭汗，怪难受的。我就想看看电视。可是连队为了省油，白天根本不发电，看电视也是一种奢望，烦躁的我就在楼上楼下挨个屋转悠。

来到图书室，也没发现什么好书，随便拿了几本发黄的《解放军文艺》回去消磨时间。我知道，我一看书就发困，无论是高中还是军校，难得捧本书看，顶多看一些封面上印有性感美女的杂志，这种纯文学刊物想让我读碎嚼烂根本没门，有那时间还不如听一会儿音乐。可是，那时既没有MP3，更没有MP4，音乐长得啥模样都给忘记了。看《解放军文艺》是没有办法的办法，总不能坐在那里等吃等厕啊。

我回到屋里，半倚在床上，顺手拿起一本文艺胡乱翻看，虽然没有什么文化，但是字词大义还是理解的。记得读的是“九〇”方队系列小说，没承想这一读竟然撂不下了，稀里糊涂读了一个下午，等我蓦然回首，发现眼睛又涩又胀，支着身体的胳膊麻得找不到位置。原来小说这东西如此富有韵味，就像一个可爱的女人，一抬眼，就迷住了，想不看都不行。

意外地发现使我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起来，我不再害怕百无聊赖、

没有油盐的日子，我可以读像女人一样的小说，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啊。过去我总觉得我的女朋友秦芳长得最好看，一双忽闪忽闪的大眼睛始终蓄着温柔的电，可是现在我同样觉得，这长长短短的小说也非常招人，那跌宕起伏的故事，那充满机智的语言，那环环相扣的情节，把我看得忍俊不禁。对于小说我从来没有这么喜欢过，难道我骨子里天生有文学情愫？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促使我愿意读小说，如果有歌厅、网吧之类的去处，如果有网球、台球之类的运动，我肯定不会去读小说，唱歌上网多过瘾呀，谁愿意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去看书，多难受啊。可是，你不坐着又能干啥，出门是山，抬头是树，跑都没有地方跑。想捱时间，唯有看书。

这样一来，连队的图书室成了我日日光临的去处。每天吃过晚饭，是一段比较长的自由时间，我就到图书室里寻小说看，希望能找到像女人一样的小说。遗憾的是图书室里没有几本文学书籍，大多都是一些训练教材和政治教案等书籍，塞了满满一柜，但值得庆幸的是，有好几年的《解放军文艺》零零散散地插在书柜里。那段日子，除了工作，我的业余时间几乎泡在读小说里，连队30多本《解放军文艺》，我统统看了一遍。还看了李存葆的《山中那十九座坟茔》、刘兆林的《绿色青春期》等大部头小说。

俗话说，熟读唐诗三百首，不会作来也会吟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看了那么多小说之后，不知不觉地喜欢上了写作，那是一种下意识的喜欢，没有任何功名牵绊的喜欢，更没有什么非分之想，就像我当初喜欢秦芳一样，是原始的荷尔蒙冲动。特别是看了和自己生活题材相似的小说，感觉里面叙述的故事，其实就在我们身边，离我们很近，别人都能捉来成文，拿出去发稿赚钱，我为什么不行？像我们这样的连队，类似于这样的故事俯拾皆是，随便挑几则就够一箩筐，凑几篇小说还不是手到擒来？

可能是小说看多了的缘故，从那时开始，我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，目的就是积攒一些素材，锻炼锻炼笔力，期望以后也能写出几篇小

说，特别是像我现在这种境地和心态，感觉写小说是最好不过的度日方式。

经过3个多月的基层生活，加上我有阅读小说的“新欢”，想跳出苦海的心境逐渐淡了，我再也没有朝三暮四了。想想也是，何处黄土不埋人，边关也要人来守，在哪待着不一样，只要你天天有事干，活着很充实，什么地方都无所谓。

撂下匪夷所思，我突然发现，其实边关充满着诗情画意，那翠绿的山，那清澈的水，那温和的风，哪样不欢娱人心？我决定彻底铲出非分之想，在基层好好活着，不为别的，就为自己能有这么好的创作空间。印象中，许多作家都经历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，并成为他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，最终功成名就，我会不会也步其后尘也不好说。

怀着这样的梦想，晚上没事，我就跑到图书室里读书写作，不知不觉到了半夜。在无人的空间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，心里就觉得十分痛快，我要的就是这种痛快的感觉。我再也没有想过怎么把自己调走。我不想走了，我感觉边关挺好。

可是，令我始料未及的是，刚刚适应了边关生活，铁了心准备要当作家的時候，却又要挥手告别这鬼地方，这让我感到十分意外。我没有想到，我的好运来得这么突然，有种叫化子捡银子似的让人难以置信。

那是金秋十月，满山遍野的落叶松和白桦树流金溢彩，透出一种气势和张扬。我隐约感到，今年是个丰硕之年。你看那层林尽染的山岭，给人以巨大的震撼，还有什么比这更辉煌的呢？再有我的女朋友秦芳，越发显得乖巧，来信的频率和热度一次比一次攀高，她一点没有嫌弃我沦落天涯，反而声声表态，两情若是长久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，要与我携手到永远。好几次我都晕倒在她的甜言蜜语里，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。我就在心里狠狠说：“秦芳呀秦芳，等到见面时，我非爱你。”真的，以前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没觉得她有多么可爱，可是离开半年了，我做梦都想和她一起。说出来让人笑话，跟他处了好几年的对象，

连嘴都没有亲过。过去是有机会亲却不敢亲，怕秦芳生气，现在是想亲却没机会。秦芳在信尾落笔的时候都破天荒地用“吻你”二字了，当时把我激动得半天没有喘过气来。天老爷，啥时候能安排我们见面呢？不要再折磨我们了好吗？不管怎样，反正我最近的感觉越来越好，好像什么好事要降临于我。

我的预感果真灵验，好事果然如期而来。那天，军分区王政委要到我们连队检查工作，上级通知我们不要乱跑，把营区卫生彻底打扫一遍。部队有个约定俗成，凡是更大的领导来，都要突击打扫卫生，把室内室外收拾得干干净净。况且这是军分区政委上任后第一次到我们连队检查工作，连长、指导员对这件事情非常重视，反复告诫我们要消除死角，不能砸锅。我对此却一副事不关己、高高挂起的无所谓心态，和往常一样，依然漫不经心地躲在我的宿舍里看书。我就是这样一个人，对什么事情都不太放在心上，愿意干的事，怎么累都行；不上心的事，怎么喊都没有用。

那天，我完全沉浸在作家炮制的精彩小说里，以至于军分区王政委到我的宿舍，我都没有看到。指导员冲我大吼：“皮加，你怎么搞的？”我从床上站起来说：“对不起首长，我没有看见。”然后笔挺挺地站在那里。政委和蔼可亲地说：“干什么呢，这么专心？”我声音响亮地回答说：“报告首长，看书。”政委说：“看书好啊，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。如果大家都像你一样爱学习，部队将来就好办喽。”我心里明白，领导这是一语双关，他这么大的领导怎么会批评我这样的小干部。部队不是讲吗，官越大越不怕，比他小两级的最害怕，意思就是县官不如现管。

政委拾起我扔在床上的《解放军文艺》，翻了翻说：“《解放军文艺》，怎么，喜欢文学？”我憨憨笑了笑说：“谈不上，只是瞎看。”政委回头对陪同人员说：“这小伙儿还挺谦虚嘛，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？”我说我是南京政治学院毕业的。政委说：“哟，是高才生嘛，平时喜不喜欢写东西？”我说只写写日记。政委说：“写日记好呀，把每

天事情记下来，将来可是一笔财富哟。我能看看吗？”我心里想，八成这个领导也是个文学爱好者，要不然怎么这么磨磨唧唧的。我说行，没啥保密的，全是连队纪事。政委抄起日记，有滋有味地看起来。看了几页之后，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然后又若有所思地走了，擦下我一人不管了。他这一走，弄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是对还是错，也没个鲜明的态度。我心的话：“把军分区首长得罪了，收拾我还不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。”我暗暗祈祷，千万别出什么事。

事隔5天，连队接到电话通知，让我到军分区政治部报到。指导员告诉这个消息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到军分区政治部报到？

我说：“指导员，我抗打击能力比较弱，你可别拿我开涮噢。”

指导员说：“骗你干什么，据讲是军分区政委亲点你的名，你小子福分不小呀。”

我说：“还有这等好事？指导员，我要是闹起思想情绪来，思想工作可不好做呀。”我用小指抠了一下鼻子，一条腿晃晃悠悠的，摆出一副牛烘烘的样子。

指导员说：“你这小子怎么这么犟，上次军分区政委来，看你日记写得好，指名道姓让你去。你要不信就拉倒，好心当做驴肝肺。”说完气呼呼地走了。看指导员的认真劲，不像在泡我。我几乎狂跳起来，对着指导员的后背像希特勒一样打了一了个二指礼，嘴里叨咕道：“thank you very much。”

3

我真的被调到军分区政治部，白纸黑字写在纸上，这不会错。那天，我拎两个破包到政治部报到。一路上坐汽车、挤火车，一个晚上没睡觉，下了火车，人已经累得疲惫不堪。第一次来到这个城市，我多么希望有人到火车站来接我。可是，我的愿望落空了，我知道，我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政治部干事，谁会把我放在眼里？别自作多情了，还是自己走吧。

好不容易打听到军分区机关，因为穿着便装，刚想进门被森严壁垒的哨兵挡住了：“请出示证件。”我说，我是政治部新来的，没有证件。

哨兵说：“那不行，没有证件谁也不能进。”

我说：“都是当兵的，何必呢，哥们儿，高抬贵手让我进去吧。”说着要往里进。

哨兵说：“向后退，这是军事重地。”

我好赖也是个干部，你一个小兵装什么装。我有些生气了，便屁得喝地跟他说：“你看我像坏人吗？坏人能光天化日到这捣乱吗？你是不是敌我不分呀，赶紧让我进去！”

哨兵见我来横的，也不甘示弱：“你若再靠前一步，我就报警。”我真没拿他当回事，拎着包就往里闯。

“你给我站住！”哨兵果然拉响了警报。

随着尖锐刺耳的警报声，从楼里迅速蹿出几名战士，上来就把我摁住了。我一看，他们真拿我当坏人，便大声喊道：“我是政治部新来的，放开我。”可是他们一个个都是棒小伙儿，任我怎么挣脱也无济于事。这时，从楼里跟出来几名干部，见我被捕了个严严实实，其中一个上尉问我说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，是干什么的？”我说：“我叫皮加，是政治部新来的。”上尉有点不相信：“皮加？你是边防五连的？”我说：“没错，是我，就差把名字写在脸上了。”到这个份上，我还有点不自量力。上尉说：“放了他，是自家人。”那几个年轻人这才把我松了绑。

我伸手抻了抻身上的衣服，斜了哨兵一眼，心里还有点愤愤不平。上尉军官见我稳定下来，便对我说：“我叫郭洪伟，是干部科的干事，你跟我走吧。”我的脑袋嗡地一下大了：操，是不是带我见领导呀，这回可闹大了，刚到分区报到，就给领导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，以后我可怎么干呀。我为刚才的冲动懊悔不已。可是，事到这个份上，躲也没有用，脚上的泡都是白己走的。

机关楼内安静无声，一条幽暗的走廊通向远处，走廊两侧，有的门半开着，有的门虚掩着，整个机关显得神秘幽静、高深莫测。在里面走路，鞋击地板声音非常响，“噔噔噔”传出很远。我拎着两个破包，穿着一身便装，身上还背着那把红棉吉他，有点不伦不类的。

郭洪伟把我领进一间办公室，用手指了指门后，示意我把东西先放下。我看这间办公室也够破的，墙壁黑呼呼的不说，关键是还脱了皮，露出一块一块的疤来，办公桌也是伤痕累累的。我心里暗想：外面看着八面威风的大楼，里面原来是破棉败絮。

郭洪伟说：“皮加，换上军装，我带你去见贺主任。”“什么，见主任？”我顿时脑袋发大。心目中，政治部主任那是了不起的副师职干部，是掌管我们前途命运的人，我将来在部队有没有发展，主任起着决定性作用。今天我私闯大门的这场闹剧，要是让主任知道了，他会怎

么看我。我吱吱唔唔说：“见主任干什么？不去不行吗？”郭洪伟说：“你是真傻还是装傻，主任是我们老板，老板你都不想见，是不是不想混了。”我说：“刚才那事主任知道不？”郭洪伟说：“知道不知道，已经发生了，你有本事在门外发彪，现在你却胆小如鼠，是爷们儿吗？”

被郭洪伟这么一说，我反而气冲牛斗。人就怕逼，逼到一定份上，谁怕谁呀，什么身家性命，什么名声扫地，全都豁出去了。我换上军装，赖叽叽地说：“去就去，谁怕谁呀。”郭洪伟见我来了倔劲，挤出两声嘲笑。

我们来到主任门口，郭洪伟声音洪亮地喊了一声报告。主任的门虚掩着，在门外恍惚听到里面有说话的声音。我猜测，可能是主任正在和谁打电话。我们在外等了大约五分钟，直到里面有声音喊道：“进来！”这才迈脚踏进主任的屋里。

进了门，郭洪伟“叭”地打了一个立正，抬手敬了一个军礼。我一看这机关干部也太有素质了，赶紧效仿郭洪伟也“叭”地打了一个立正，也抬手敬了一个军礼，然后直楞楞地杵在那里。

主任见我们进来，象征性地欠了欠身子，算是和我打过招呼了。我还以为主任会和我热情地握手，可是主任胖乎乎的身子仅仅欠了一下就坐下了。事后我才知道，领导和部属打招呼最好的方式，就是微微起身，既不能过分热情，显得很稳重；又不能置之不理，让人觉得官派十足，这叫领导风范。

主任说：“你叫皮加？”我说：“是，首长。皮肤的皮，加强的加。”主任对我的回答显然有些不耐。军人回答首长问题，一般来讲问什么答什么，最简洁的方式就是“是”或者“不是”，不让你多说的時候，最好不要添油加醋，领导最忌讳这一点。我是初入机关的牛犊子，对这些潜规则显然不懂。

主任端起水杯呷了一口，刚把水杯放下，郭洪伟眼疾手快，上前端起主任的水杯，续满后小心谨慎地放在桌上。我心的话，这小子挺会来

事，溜须的真是时候。主任打开一张报纸，似看非看地对我说：“听说你的文字基础不错？”我说：“哪里哪里，首长过奖了，只是写点皮毛。”

和主任搭上话，刚才紧绷的神经有点放松了，立正的双腿也有些发斜了，小青年的调皮像又露了出来。主任抬头掠我一眼说：“小皮呀，到政治部工作，要做好吃苦的准备。”我说：“是，首长。我什么苦都能吃。”主任说：“那你先到宣传科帮助工作吧。”什么，到宣传科帮助工作？我当时造了一头雾水，指导员明明对我讲，是军分区政委亲点我调入机关的，怎么会是帮助工作？帮助工作就意味着只是在这儿帮忙，并没有正式调入，也就是说我还不是名正言顺的政治部干事，我的根还没有完全走出那座大山。主任看穿我的心思，继续对我说：“按规定，调入机关要有三个月的试用期，希望你能加强学习，提高素质，尽快适应机关生活。”

我无话可说，只能说：“是！”

4

我们宣传科总共有4人，副团职科长孙正海，正营职干事胡小鹏、正连职干事李得强，加上我。科长是东北人，副团岗位已经干满8年了，是军分区最老的科长，和他同期入伍的有的已经提副师了，他现在还是个副团。据说，他刚当科长的时候，才30岁多一点儿，是当时最年轻的科长，不知什么原因，一干就是8年。对此，我一直很不理解，干了8年的副团，怎么就提不起来呢，要是我早就摔耙子不干了。刚来，也不太好打听这事儿，等以后有机会再说。

我和李得强分在一个办公室。胡小鹏是个老干事，和科长一样，享受单间待遇，我们这些年轻人只好两人一间办公室。我们这个办公室比我昨天看到郭洪伟的办公室好不到哪儿去，墙壁也是斑斑驳驳的，特别是顶棚，东掉一块西掉一块，像一张地图，办公桌一角的华丽板也已经起翘了，上面还涂鸦了不少墨水。坐下来时我就在想，这个办公桌不知道被多少人用过，也不知道从这个办公桌走出多少大领导。都说政治部是干部成长的摇篮，宣传部门更是培养人才的地方，现在我有幸坐在宣传科的办公室，将来我会不会飞黄腾达呢？没办法，天生爱做梦的我就愿意胡思乱想。都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，我可没有这么大野心。上军校的时候，我的最高理想就是能提个少校，当个营职干部就行了。